



烽火四起，情丝渐生，
恩怨纠缠，满心疮痍，
看我锦绣山河，
几度摧落娇红。

山河落娇红

作品
三月暮雪

上

平凡与高贵的邂逅
单纯与狡黠的冲撞
谱写出一场锥心蚀骨的倾城绝恋

古言大神

子、沐非、桩桩、端木摇、
月皎皎、慕容湮儿 携手推荐

清新系言情
震撼来袭

乱世红颜遇上冷情皇子，
等待她的会是幸福吗？
棋子的爱情又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得到？

婉约天后
三月暮雪
最新古言力作强势来袭！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山河落娇红

三月暮雪
作品

上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河落娇红/三月暮雪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-7-5399-5924-5

I. ①山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09720号

书 名 山河落娇红(上、下)

作 者 三月暮雪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夏 童 王 宁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578千字

印 张 33
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,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924-5

定 价 49.80元(全二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上部——	·
姣鸾彩凤风流处	001
楔 子	003
白蟾篇	009
粉黛篇	049
翠翹篇	085
紫宸篇	127
银霜篇	167
丹阙篇	209



上部
——
姣鸾彩凤风流处

南北朝承圣三年，岳阳王萧督遭南梁皇帝猜忌，不得不借助西魏势力与南梁抗衡。大将穆纪远率军二十万与之遥相呼应。次年都城江陵沦陷，南梁灭。西魏扶持萧督为梁朝皇帝，年号大定，上疏称臣，为西魏藩属小国，史称后梁。

西魏以驻防的名义，驻兵都城江陵，控制萧督。萧督封拜穆纪远为定国公，世袭爵位，意在震其威略，解除外患。定国公之女嫁给萧督，晋封为皇后，不久生大皇子萧韶。穆氏势力发展迅速，待两年后定国公病故，穆氏党羽已经遍布朝廷各个角落。萧督隐感危机四伏，开始拜相封侯……

楔子



倪秀娥要去江陵当奶娘了。

江陵是后梁都城。孟侯县女人多以当奶娘为生，去都城不算稀罕，可看上倪秀娥的是官宦人家，那就稀罕了。这不是一般的官家，当朝新任宰相沈不遇谁人不知？人家是宰相也就罢了，他还有个远房表妹进了宫，被封为蓉妃，位置仅次于皇后。

孟侯县地处江南，远离都城，消息不灵通。孟侯县的人平静地过着他们的日子，谁当权谁执政就像新符换旧符，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。他们只对宫闱轶事感兴趣，比如那个蓉妃。

新皇帝子息单薄，皇后生下大皇子后，两年没听到皇宫有好消息传来。孟侯县的人翘首期待，终于盼来振奋人心的消息：蓉妃产下二皇子。市井巷陌又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州县还专门搭戏唱了三天。兴奋期不过两月，传来的消息又把人们震蒙了：二皇子不幸夭折。

倪秀娥对此事不以为然。那时她生下第三个女儿不久，心里不痛快。她夹在人群里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宫里的皇子比常人娇贵，还不如民间猫狗好养。”

有人跟她开玩笑，“倪秀娥，啥时给储家生个儿子？”

“下一胎便是。”倪秀娥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如果还是闺女呢？”

“死样，咒我是不是？”倪秀娥卷起袖子想打人，“告诉你们，我不光要生个儿子，还要去江陵给官家当奶娘，赚来的钱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！我要给我儿子娶媳妇，娶比宫里的娘娘还好看的媳妇！”

众人哄堂大笑。

倪秀娥冷哼一声，走了。

人们不再关注她。他们的话题转移到哪个后妃最美丽，谁最得宠。当然，那

些娘娘他们是永远见不到面的，但是他们有足够丰富的想象力。

又过了一年，蓉妃再度怀孕，还有个郑美人也几乎同时怀上了孩子。于是整个街坊又有了新话题，人们把蓉妃和郑美人捧为天仙，觉得她们定是宫里最受宠的女人。

倪秀娥不动声色地听人们说东道西。她也觑着大肚子，算来她肚子里的孩子跟蓉妃她们的差不多大。她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了，祈望这次真的能够生个儿子。

她的丈夫又在翻修那幢破房子了。

这是幢寿屋，一对老年夫妻在这里寿终正寝。可是房子实在太破，就没人动它的脑筋。房子就在倪秀娥家的弄堂深处，她的丈夫一有空闲就去翻修，说将来某一天儿子娶媳妇了，他们夫妻俩就搬出自己家，住到这里来。

原来她的丈夫，也强烈地做着儿子梦。

倪秀娥对丈夫的想法，心里是不屑的。她希望他们的儿子将来在江陵当官，能够出人头地。到时候，他们全家就可以沾儿子的光，晚年吃住不愁。

她给丈夫送水，丈夫在屋顶上喊：“别过来，小心破砖砸到身子！”

倪秀娥赶紧护住腹部，快步走出破院子。

她的第三个女儿已经会走路了，倪秀娥一回到家，就看到她满身全是灰土。老大老二钻在厨房里，贪婪地抢着锅巴吃。她心里一阵急躁，突然想到生产日子快到了，她得先去买个会下蛋的老母鸡。

老母鸡在她手里挣扎，她一时松了手。老母鸡在前面乱扑腾，她便急急忙忙在后面追。离家不远时，她听到细微的噗的一声，原来是羊水破了。

那天深夜，储家传来清亮的婴儿啼哭声。

倪秀娥果然生下个儿子。

全家把他当宝贝养，就给孩子起了个乳名叫“四宝”。倪秀娥又请算命先生测字，给儿子取了个响亮的名字——储天际。

差不多同个时辰，在遥远的都城，蓉妃也产下了三皇子。

那个郑美人则晚生产了几天。四皇子的命不如三皇子，刚呱呱落地，他的母亲便因大崩血而香消玉殒了。

孟侯县的人们很替郑美人惋惜。但很快的，因为梁帝连得二子，各州县都搭台唱戏六天，全后梁都是这般热闹，人们的情绪再度高涨。

倪秀娥抱着宝贝儿子出门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。

人们围过来，朝着满月的天际赞不绝口。对倪秀娥，他们的态度自然也跟以往不一样了。

“倪秀娥，还去不去江陵当奶娘？放着儿子不养，你忍心吗？”

“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养儿子要紧。”倪秀娥笑说。

她离不开宝贝儿子，去江陵当奶娘的念头，暂时搁在一边。

天际过了一岁，被养得虎头虎脑的，煞是可爱。倪秀娥喜在心里，犹豫着是不是该给孩子断奶了。事有凑巧，倪秀娥会养儿子的事传到了外人耳朵里。正巧宰相沈不遇的二夫人快生产了，指名要孟侯县的奶娘，介绍人便举荐了倪秀娥。

倪秀娥真的要去江陵当奶娘了。

这消息不胫而走，人们聚拢在储家门口，像送亲人般送她。

“倪秀娥，都城奇闻逸事多，回来要说给大家听听。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倪秀娥含笑道。

她抬着骄矜的头颅，腰板挺得笔直，在众人的注目下离开了孟侯县。

孟侯县是闭塞的，外乡人很少出现。那里的人们生活过得清苦，但是民风朴实。人们除了农活杂活，多为生计忙碌，余下的乐趣，也只是探听点有兴趣的见闻而已。

转眼，连天际都会走路说话了。

倪秀娥的丈夫带着四个子女，终日忙得焦头烂额。他也无心整理那幢破屋了，每天拖儿带女来回于田地间。一见他们，人们不由得会提起倪秀娥。

“都大半年了，孩子他娘该回家了。”

“快了，快了。”倪秀娥的丈夫憨厚地笑道。

没多久，倪秀娥真的回来了，并且她还带回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。男的姓陶，是个泥水匠，长得很老实。女的叫曹桂枝，颇有几分姿色，待人冷冰冰的。

倪秀娥将他们安置在那幢破屋里。

那对夫妇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，他们朝着破屋指指点点，暗地向倪秀娥打听听着他们的事情。

奇怪的是，倪秀娥板着脸就是不说。她似乎不大开心，很少跟人提起都城的奇闻逸事。被人逼急了，她会瞪着眼吼道：“我是去当奶娘，又不是逛大街的！江陵那些狗屁事，与我何干？”

众人顿觉无趣，慢慢地散开了。

这姓陶的泥水匠待人倒和气，就是不爱说话。他来自都城，做的活儿既精致且认真，远近人家都乐意请他。他认识不少字，还会帮人写对联。人们干脆不叫他泥水匠，改称“陶先生”。那个曹桂枝有孕在身，肚子在一天天起变化，她把自己关在院子里，几乎闭门不出。

人们逐渐丧失了好奇心，开始接受这对外乡夫妇。

几个月后，天际跟着三个姐姐在弄堂玩耍时，陶家突然响起曹桂枝撕心裂肺

的哭叫声。他凛凛地打了个寒战，有点呆傻地望着。紧接着，他看见母亲倪秀娥飞也似的冲进了陶家。

曹桂枝生下一个女儿。给她接生的，就是倪秀娥。

陶先生将孩子取名“休休”。

我们的故事，就从六年说起。



白蟾篇



壹

皓月当空，清景无限，整个皇宫沉浸在悠长的大梦中。

后宫，广庭深处突然出现一个小黑点。黑点缓慢却毫不犹豫地向着外面移动。月光透洒而下，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小孩子。

三皇子萧岿，梁帝最宠爱的儿子，又开始了梦一般的游走。

他身后，小心地跟随着一大批宫人内侍，他的母亲蓉妃也在其中。

萧岿走过了几个庭院，似乎走得累了，便停了下来。

他坐在石阶上，抬头仰望着星空。所有的人全都屏声静气地看着他。

良久，萧岿似乎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，乌亮的眼睛眨了眨，突然开口道：

“你们跟着我干吗？”

众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

蓉妃明白他们受了儿子的愚弄，生气道：“岿儿，你搅得宫里好不安宁！待天亮母妃禀告你父皇去，让老师好好管教你！”

萧岿轻笑一声，满不在乎地应答：“父皇才不会呢。沈不遇管教不严，我让父皇撤了他。”

蓉妃愣住，一时无言以对，见儿子拍拍屁股想走，连忙哄他：“乖，回去好好睡，别再玩什么把戏吓唬人了。”

说完，她伸手摸上儿子的面颊。萧岿却不经意似的侧头避过，甩起睡袍袖子跑了。

大群宫人内侍紧随而去。

夜色浓重，微风中沙沙的脚步声远去。树影婆娑摇曳，映着蓉妃婀娜的身姿。她站在原地，长久凝望儿子寝宫的方向。

困意席卷而来，她才缓缓走回自己的雯荇殿，一路心中忖道：“这孩子，这段日子，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？”

一大早，梁帝传话蓉妃御书房。

“听说岢儿昨晚梦游了？”他不满地问，“你当母妃的，怎么可以任由他半夜吹风？冻坏了怎么办？”

蓉妃惊骇，垂下头跪地不起。

梁帝看不到蓉妃眼里的委屈，看她凄楚不胜状，又有点不忍，不觉叹道：“起来吧。岢儿大了，不喜欢沈爱卿继续当老师，那就随便他。沈爱卿政事繁忙，朕也想要他在朝中多做事，干脆去掉这个师职也好。”

蓉妃垂下眼帘，婉转说道：“皇上所言极是。不过岢儿不喜拘束，爱捣乱，一旦无人管教，臣妾怕他做错事。”

“这个不用担心，岢儿从小聪明过人。”提起宝贝儿子，梁帝萧督脸上露出笑容，“朕今早议事，叫岢儿多睡会儿，不用请安了。”

蓉妃唯唯而退。

回到雯荇宫，蓉妃望着殿外的玉荷池出神。镂花香炉里燃着瑞脑香，香气袅袅纠缠升腾。

不久，她听到外面宫女的声音。紧接着，珍珠门帘哗哗作响。

萧岢一个人打了帘子进来，请了安，站起身就想走。

“你站住！”蓉妃猛地喝住他。

她生性温婉，待人说话向来轻柔，这一喝却把所有的人都吓住了。萧岢不情不愿地站着不动。

蓉妃近到萧岢身边，垂眼看他。儿子又长高了，却黑着脸不理人。她不禁低声幽怨道：“小祖宗，你想害死亲娘就直说！小时候你乖巧懂事，越长大越顽皮，搅得宫里天翻地覆的。多少只眼睛在盯着咱娘儿俩，巴不得雯荇宫出点事！一早母妃遭你父皇叱责，长此下去，你教母妃往哪儿待？”

说到这里，她泪眼盈盈，差点呜咽出声。

萧岢只顾低头看脚，不吭声。蓉妃猜不透儿子的心思，以为他又要顽劣逃开，心中悲悯翻涌。冷不丁地，萧岢抬起头说道：“我讨厌沈不遇，你让他走！”

蓉妃暗地里一个激灵，忙斥道：“沈大人当了您三年老师，您一向懂事好学，怎越来越没规矩？这话要是让外人听到，少不了被人猜忌。”看儿子不以为然的样子，她心生怒意道，“好好，你父皇已经撤了他的师职，遂了你的愿。”

“真的？”萧岢眨眼间恢复了活泼相。

蓉妃无奈地叹息：“真的。”

“那我不惹事就是了。”

萧岍唇线一抿，一丝似有似无的得意从秀气的眉角处扬起，人嗖的一下跑出内殿，珍珠帘子又是一阵哗哗作响。

蓉妃站在花窗前，殿外照例静悄悄的，只听到儿子轻快的脚步声。他的身影在晨曦的掩映下，像个跳动的精灵，眨眼间就消失了。

“今日定是一个明媚的晴日。”

蓉妃无波的脸上，平添了少许生气。可想起儿子留下的话，她的眼光又暗淡了下来。

在漫长的宫廷生涯中，她总是寂寞地打发日子。初进宫时，她承蒙梁帝眷宠，就在这里辟了玉荷池。萧簪爱牡丹，却也学《郑风》笑曰：“山有扶苏，隰有荷华。”赐名“蓉”。如今美景依旧，爱莲之人难见。她独守着这片荷池，满池荷花只落得个“食莲驻颜轻身，固精气，乌顺发”之用了。

蓉妃轻轻叹气，浅抿一口手中的碧螺春，两耳仔细地聆听外面的动静。

不久，守在外殿的宫女进来禀报道：“娘娘，沈大人求见。”

蓉妃一如既往的端坐模样，微一颌首，侍女便打了帘子，宰相沈不遇一身朝服走了进来。

沈不遇就要行跪礼，蓉妃见殿内已无他人，急忙上前拦了。沈不遇就势起身，轻说：“臣已见过皇上。”

蓉妃怔然地凝视沈不遇，随即苦笑道：“岍儿少不懂事，总是任着性子来，他父皇又宠他。”

“娘娘切勿担心，这是好事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沈不遇略微思忖，反而安慰蓉妃道：“定国公死后，穆氏势力不弱反强。究其原因，是其党羽早已遍布朝野。而萧韶既是皇后所生，又是大皇子，民间看来这太子之位非萧韶莫属。而皇上为何迟迟不立太子？他的心在三皇子那头呢！再说，西魏久不退兵，国家内忧外患，正是皇上重用微臣之时，这师职不当也罢。”

“表哥性情豁达，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。宫里多娇娥，想我早晚会成失宠之人，岍儿的前途就交给你了。”蓉妃又悲又喜道。

“这是自然。沈家也就娘娘这门皇亲，微臣定要誓死护佑。只怪微臣教诲过严，三殿下向来不羁，怕了臣、畏了臣，也是人之常情。等他成人，自然明白微臣用心良苦，对母妃也不会大不敬了。”

蓉妃释然，连连颌首道：“怪我纵容过度。这孩子，是我的命啊。”

“也是皇上的命。”沈不遇微笑了。

后宫不宜久留，沈不遇告退。蓉妃一直送他到殿外。待人去鸟瞰，她还久久未回殿，一身华服拖了一地阳光。

沈不遇出雯荇宫，由宫人在前面引路，走在绵长的甬道上。

他低着头想心事，步伐缓慢从容，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沉重。然而这样幽静的地方好似起了大风，头上的繁枝茂叶浪头一样地拍打。沈不遇回神，仰头看见几名宫人满脸的惊惧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当空掉落一个黑糊糊的麻雀窝，不偏不倚砸在他的头上。

朱红墙垣上爆发出孩子的笑声。

沈不遇顾不得头上的污秽，拐过月洞门，但见两个小身影窜下墙垣，飞一般跑了。

为首的正是萧岿。四皇子萧灏跟在后面，长袍差点绊倒了他。萧岿跑得从容不慌张，回头还看了沈不遇一眼，示威性地扬了扬眉。

沈不遇站在那里干生气，又无可奈何。众宫人赶紧上来帮宰相大人掸灰尘、去污秽，好容易收拾干净了。

沈不遇整了整衣冠，继续走路。一路上他心里在骂：“小子，我会灭了你的戾气，早晚你得乖乖听我的！”

这天，梁帝设宫宴为浣邑侯郑渭接风洗尘。

宴席开在白日。梁帝信任的几名朝堂重臣包括沈不遇陪宴。郑渭还携了家眷，加上梁帝的两个皇子，整个宫宴看上去只是个家宴，这样能避开西魏的耳目。梁帝对驻防已久的西魏兵心存忧虑，尽管西魏对他有所松懈，但他做事依然小心谨慎。

皇后并未到场。蓉妃因是三皇子萧岿的母亲，又跟沈不遇有亲缘关系，自然陪在梁帝身边。这天她一身严谨的碧色宫服，只垂眉端坐，手中宫扇轻摇。

梁帝举杯与众人共饮，一时觥筹交错。酒过三巡，梁帝的目光转移到萧岿身上，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，便叫他，“岿儿。”

萧岿对着案上珍馐毫无胃口，思想仿佛还在游离，旁边的萧灏偷偷用手肘捅了他一下。萧岿惊醒，起身，将手中的酒盏高举过头，朝梁帝朗声道：“父皇，孩儿啥时替父皇杀敌立功？”

满庭大笑，钦佩的、折服的、赞赏的目光尽数聚集在萧岿身上。萧岿自是乐不可支，说：“你们看看，岿儿越来越像寡人少年的时候！”